

清乾隆

御笔行书五言春联

故宫博物院藏

天

地

三

陽

泰

乾

坤

萬

國

春

清宫春联漫谈

过年贴春联、贴门神是一项重要的民俗，百姓如此，皇家亦然。

清宫春联是何人撰写？也是红纸黑字吗？会有怎样华丽的词藻？清宫之内张贴的门神又是怎样的？……

太多问题，惜留存于世者极少，令人不易得见。

那就让我们从档案记载和清宫旧藏文物之中一窥究竟。你会发现：清宫春联内容丰富，无外歌功颂德，祈求吉祥安泰；清宫门神画工精细，无外祈求上苍，以保家宅安泰而已。这一点，皇帝与百姓，没有什么不同。

李文君

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，故宫博物院
研究员，
著有《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》、
《西苑三海楹联匾额通解》、
《皇帝的名字》等书

过年贴春联，是一项重要的民俗，

有很久的历史。王荆公的《元日》诗说：「千户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」这里的桃符，就是春联与门神的前身。五代后蜀后主孟昶的「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」一联，被公认为最早的春联。春联起源虽早，但真正深入民间，走进千家万户，是明朝初期的事，这与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有关。清人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三十「门帖」说：

陈云瞻《簪云楼杂话》云：春联之设，自明太祖始。帝都金陵，除夕前忽传旨：

公卿士庶家门上，须加春联一幅。帝微

行出观，偶一家独无，询知为屠者，尚未倩人写耳。帝为大书「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」，投笔径出，校尉一拥而去。已而帝复出，不见悬挂，问之，云：「知是御书，高悬中堂，以为献岁之祥。」帝大喜。又太祖赐陶安门帖曰「国朝谋略无双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」。见《列朝诗集》。又赐廖永忠以漆牌，书「功超群将，智迈雄师」八字，悬于门首，见《明史》本传。则门帖起于明太祖，理或然也。（赵翼《陔余丛考》，中华

书局，一九六三年，页六三六、六三七）

经过明太祖身体力行的提倡，春联最后取代了桃符，成为群众性的文化活动，上自宫廷，下到民间，都把春联视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年俗。不过，像黄历年年更新一样，春联随贴随换的特性，使其保存颇为不易，今天并没有明代的春联实物保存下来，留在文献记载中的材料也很少。因此，对明代的春联，只能一笔带过。本文描述的主要对象，是清宫的春联。



清人绘
【迓福钟馗门神】
及题签
故宫博物院藏

養心殿養心門
又轉角值行福門
判子一對
高一尺八寸
寬一尺



清人绘

将军门神

(一对) 及题签

故宫博物院藏

西園房宮階下清行

將軍一對
高一尺八寸
寬一尺



清人绘 武门神（一对）
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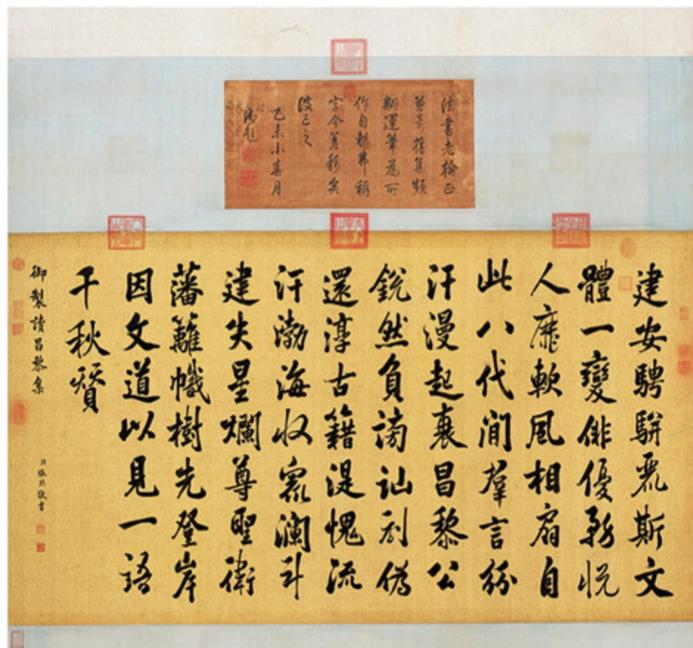
清人绘 童子福寿缠绵门神（一对）
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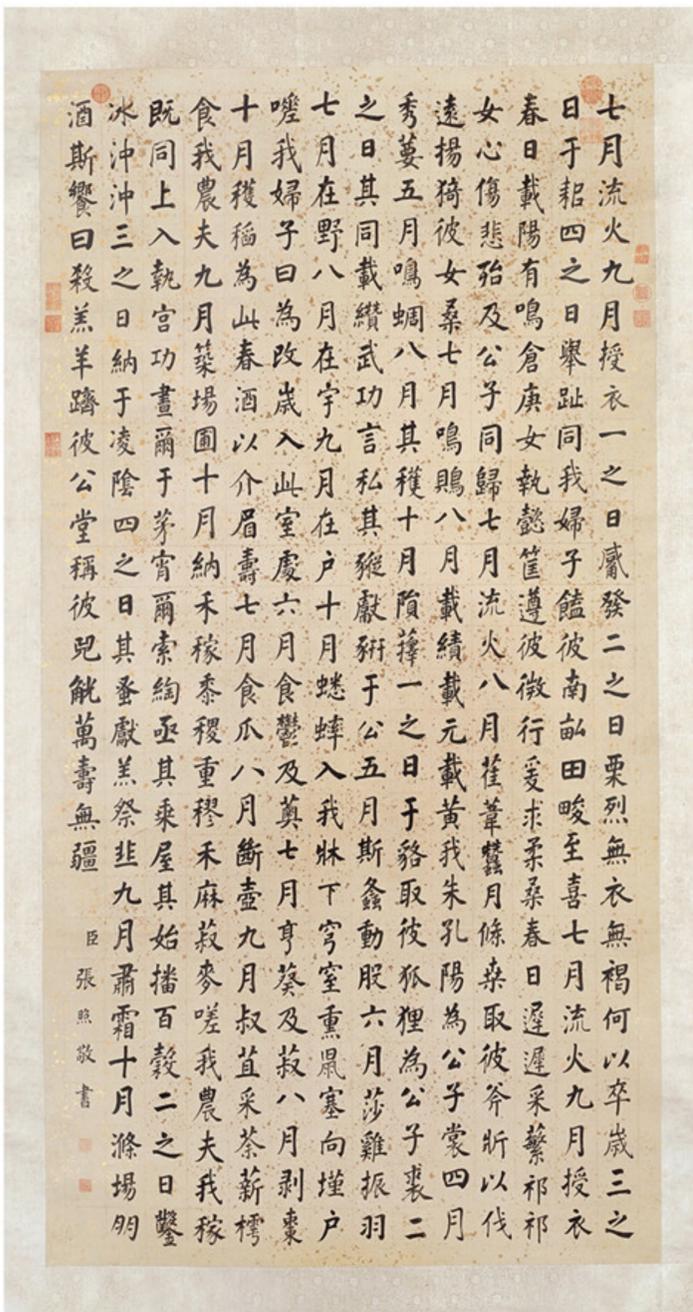
清人绘 福寿文门神（一对）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人绘 童子门神（一对）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 张照 弘历读昌黎诗轴
绢本墨书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 张照 幽风七月流火篇轴
冷金笺墨书
故宫博物院藏

清宫春联的撰写与制作

因宫中千门万户，建筑众多，过年所需的春联与门神数量很大。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份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年）九月二十九日题为《紫禁城内中东西三路外围等处原册门神门对应修拟撤数目》的奏案（编号为奏案05-0696-054），其中提到：紫禁城「东中西三路，通共原册门神一千四百二十一，对一百零四扇，门对一千三百七十七对，内拟请应修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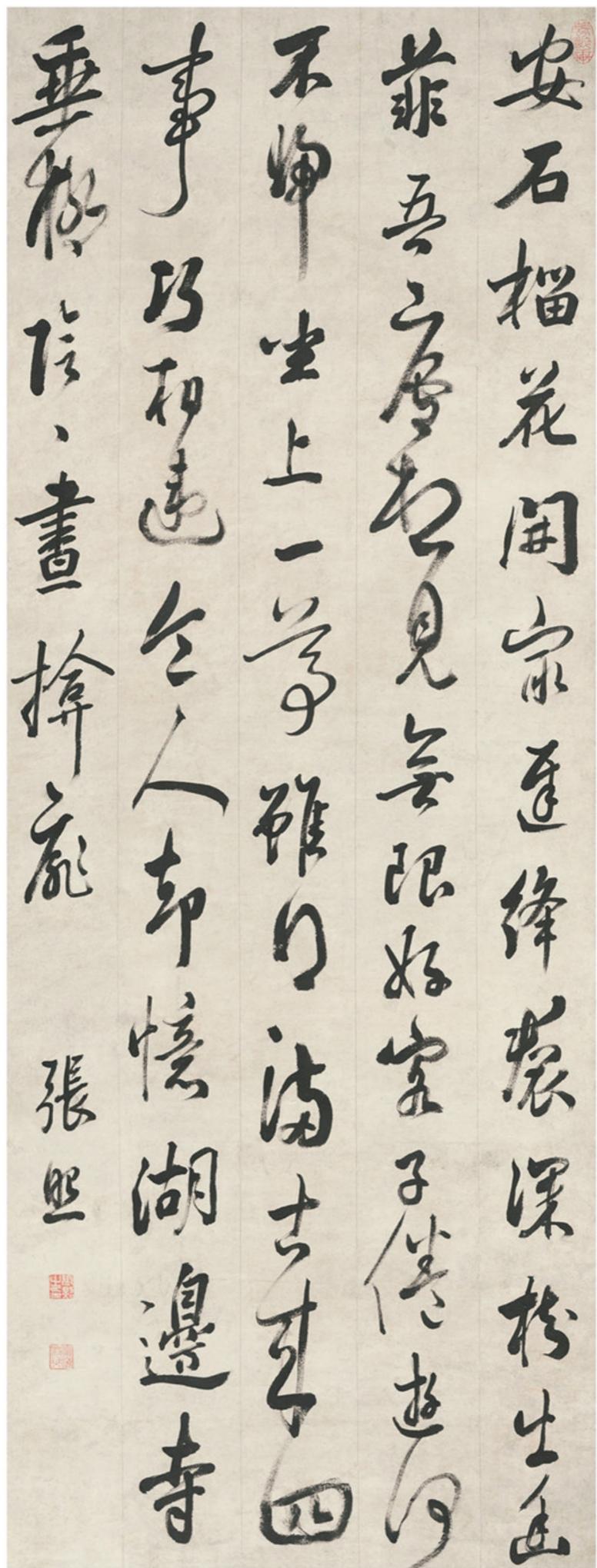
神八百五十六对三十一扇，门对八百四十九对，拟撤门神五百六十五对七十三扇，门对五百二十八对」。这个上千的统计，还是不完全数字，有保守的成分，可见官中所需春联数额之大。

清宫春联的撰写者

如此大数额的春联，撰写与制作起来，颇为不易。官中春联的撰写，主要是由善于书法的翰林们来完成的。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卷二记载：「紫禁城中

各宫殿门屏榻扇皆有春联，每年于腊月下旬悬挂，次年正月下旬撤去。或须更新，但易新绢，分派工楷法之翰林书之，而联语悉仍其旧。闻旧语系乾隆间敕儒臣分手撰拟，皆其时名翰林所为，典丽裔皇，允堪藻绘升平，被饰休美。」（梁

章钜《楹联丛话全编》，北京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，页二〇）王昶的《蒲褐山房诗话新编》卷上也说：「定例，各宫殿门对联撰自翰林，次由工部，每至封印后，工部堂官率属敬谨悬挂，新春开印后，收而谨



清 张照 行书诗轴
故宫博物院藏

藏之，岁以为常。其黻旧者，随时更换。乾隆癸未，甲申间，多系来殷（曹仁虎）恭撰。」（王昶《蒲褐山房诗话新编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二〇一一年，页九一）这些有资格撰拟宫中春联的翰林，都是饱学之士；有资格书写宫中春联的翰林，都是善书之人，有些还是著名的书法家。比如乾隆年间的张照，就颇得乾隆皇帝赏识，经常书写春联，据说还有为乾隆皇帝代笔的荣光。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记载说：

高宗喜张照书，会所书宫廷春联岁

久将易新者，所司请毁其旧，高宗不可。命次其大小行楷为七等，得字四百有奇于几暇仿春帖子体，集成五、七言诗十七首，装作巨卷，命董邦达绘《岁朝图》于卷端。后又取其所书御园联句，得字三百有奇，仍依前制集五、七言诗十三首，装成与前卷并弄。又以《石渠》所藏照草书《千文》二卷，集春帖子五、七言各二十首，命于敏中排次临仿成什，装池为巨卷。（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余录卷之三，中华书局，二〇〇五年，页三七二~三七三页）

乾隆皇帝喜欢张照的字，换下旧的

春联舍不得扔掉，「废物」利用，集腋成裘，将零散的张照字集成诗句，再配上名画家董邦达的插图，诗画合璧，供自己把玩。乾隆五年（一七四〇年）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新岁前夕，乾隆皇帝还御书「春送来一门吉庆，天赐与两字平安」的春联，赐给时任南书房行走、内阁学士的张照。（宋如林《（嘉庆）松江府志》卷首下「宸翰」，页十八）

乾隆皇帝的代笔之臣，除张照外，前有于敏中，后有董邦达之子董诰。这些翰林奉命书写对联时，一般都会从乾

隆皇帝的御制诗中集出句来，组合成对联；只有在年前书写春联时，才会发挥创造性，自己编些吉祥的话，一一写将出来。（沈初《西清笔记》卷二「纪职志」）但因主题先行，加之文字上的忌讳，他们多是「带着镣铐跳舞」，只能有限地发挥创造力。给宫中撰拟春联，并不适合翰林们大施拳脚，露出全身的本事。

清宫春联的制作

宫中春联的制作，是由工部与内务府共同完成的。工部由样式房根据建筑物的等级与规模，先确定春联的图样与尺寸，由制造库负责提供物料与耗材，内务府造办处负责加工制作。一说春联门神的制作，在乾隆中期以前，主要由工部制造库负责，乾隆中期以后，主要由内务府造办处负责。制造库是工部所属机构，负责制造收贮皇帝的册宝、车驾、仪仗、祭器及宫廷金铁饰件、帘幕、棕毡、更鼓与门神、门对等项。（张德泽《清代国家机关考略》，学苑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，页一三三）造办处是内务府下辖机构，主要负责为宫中制作生活用品与工艺品。

制作春联，是一件费工费料的事。

笔者暂时没有查到制作春联所需物料的情况，但有一张嘉庆七年（一八〇二年）

八月初六日内务府给工部的咨文，是因为改建四公主府第工程，为办理门神对联等项需用片金之事而拟的。四公主即庄静固伦公主，是嘉庆皇帝第四女，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所出，道光皇帝的同母妹妹，在嘉庆六年十一月嫁与蒙古科尔沁部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济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僧格林沁的养父。咨文里说：

经总管内务府奏准，所有四公主府邸应挂门神对联，俱随工办理等因，奏准在案，随即踏勘得御笔字匾一面，对联一副，并中所各门门神一百四副，对联一百七副，各座贴落字画匾对九十六分（份），所需上用大红片金一块，裁衣尺长一丈一尺，宽六寸五分，月白锦缎裁衣尺宽二尺二寸，长二丈二尺，应向广储司衣库领用所需裁衣尺宽一尺六寸红缎二匹，青绫十六匹，月白绫五匹，宽六尺，画绢长二十三丈，向广储司缎库领用。所需头号高丽纸四百九十三张，向广储司茶库领用。相应移咨贵府查照，转饬该司，希即批库如数给发，本工领

用可也。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「内务府来文之建筑工程第二〇三七包」）

这才仅仅一百多副对联，一百多副门神，而且是公主级别，消耗物料就如此巨大，宫中动辄上千副春联与门神的物料消耗，可想而知。为应对春联与门神物料耗费的问题，乾隆时期，甚至拆撤了紫禁城内许多偏僻处所的春联与门神。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年）正月十三日，内务府英廉、五福等上奏：紫禁城内红墙外围有官署、他坦、值房等共计一百四十九处，其中过年悬挂门神春联者九十四处，有五十五处从来不悬挂门神春联。九十四处悬挂春联的处所之中，有三十二处因「僻小」，为节约支出，将不再悬挂春联；其余六十二处中，又减去十六处不甚重要的场所，不悬挂春联门神。剩余的四十六处，「或系文武大臣侍直之所」，或者又在景运、隆宗两门之外，或系官署差所，又门临御路，因以备观瞻，考虑皇家体面，没有裁撤。结果，一百四十九处之中，只有四十六处保留了春联，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同时，紫禁城宫殿各门中，也有东西朝房、角门等三十二处的春联门神被撤

去。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《奏销档》273-191）乾隆三十年的时候，正是清王朝国势最盛的时期，国力如此强大，还因开支过大，不得不拆撤了这么多春联，等到晚清国势衰落财政吃紧时，维持紫禁城内数量庞大的春联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。

清宫春联的维修

紫禁城的春联维修，起初是随坏随修，随坏随换，并没有固定的年限。乾隆二十三年（一七五八年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内务府上奏建议：「各宫殿门神对联，向来并未大修，是以不能一律整齐所有修造年限，若不定以章程，收放之时，该库人员未免不甚精心，嗣后除每年遇有破损随时粘补外，俟届五年，准其大修一次。」（第一历史档案馆藏《内务府来文》2002）此后，五年一大修，就成了春联门神的惯例。《钦定工部则例》记载说：

各宫殿应挂门神门对，每届五年大修一次，奏明钦派工部侍郎一员，总管内务府大臣一员，督率工部制造库司员逐一确查，分别应修应换各数目，酌定做法，按例核算钱粮，奏明支领物料，敬谨办理。其门神库安放门神门对木架，

如有损坏，司库将损坏情形并尺寸做法分晰开单呈报，照依所报尺寸做法按例核算工料，派员监视匠役，如式修整，以备应用。（《钦定工部则例》卷一百十四「制造库」，《故宫珍本丛刊》二九四册，海南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，页三）

清宫春联的形制与张贴

清宫春联的形制

不同于民间，清宫春联的形制比较特殊，都是用墨笔写在白绢上，再制作好边框，悬挂于宫殿朱红的柱子上。选用白色底，是因为清宫背景特殊，都是红墙、大红柱子，在整体红色的背景下，若也用红绢或红纸春联，缺少了色彩对比，既不协调，也不美观，甚至都看不清楚。《养吉斋丛录》说：「十二月封宝前一日，进门联，门屏榻扇皆具，同门神悬挂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。门联用白绢锦阑墨书，辉映朱扉，色尤鲜丽。以翰林工楷法者书之。联语则乾隆间词臣撰拟，稿本存清秘堂。」（吴振械《养吉斋丛录》卷十九，中华书局，二〇〇五年，页二五一）《清稗类钞·官闱类·大内联

色尚白》道：「大内宫殿春联，例用白绢，由翰林谨书呈进。盖宫殿漆柱，俱大红色，故以白色映之。」（徐珂《清稗类钞》第一册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四年，页三五三）用白绢除了考虑色彩对比外，也可能与古时的崇尚有关。有一个类似的参照物是名刺，也就是古人的名片。古人名片以白纸制成的为贵，但明朝以来，因社会风气变迁，人们纷纷放弃白纸，改用红纸来做名刺。瞿兑之《钝庐所闻录》说：「清制：翰林名帖不用红纸而用白纸，人反视其为高华，若不可及，世多不解其故。其实古人名刺本来皆用白纸，翰林犹存古制耳。」（瞿兑之《钝庐所闻录·故都闻见录》「再记名刺」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，页五九）与翰林用白纸做名刺一样，紫禁城内用白绢做春联，也有显示其高贵的缘故吧。

因为惯用白绢，遇到特殊情况，需用红底色对联时，还得向上打报告请示。光绪十九年（一八九四年）十月初五日，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前夕，负责筹备寿诞庆典活动的礼亲王世铎上奏：

恭照明岁皇太后六旬庆典，大清门以内各宫殿门座，年例应挂门神对联处所，以及西苑、颐和园、万寿寺行宫



清人书「福祐屢臻太和翔洽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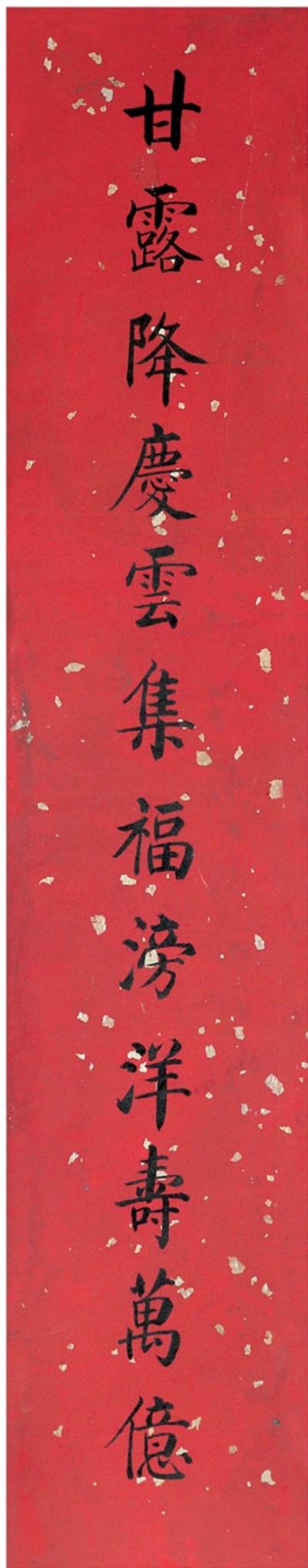
清人书「綏輯萬國同我太平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人书「吉口祥如意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人书「萬喜畢集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人书「甘露降庆云集福滂洋寿万亿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人书「新春大喜」春条
故宫博物院藏

各殿宇门座应行安挂门神对联。其对联是否一律用硃红纸书写，镶用黄色绢边，

礼亲王等人的建议，也是摸透了老佛爷爱好吉祥的心理才实施的吧。

印后，收而谨藏之，岁以为常。」（龚

伏候钦定。俟命下之日，由工部踏勘尺

寸制造。其对文，应由翰林院撰拟万寿

吉语。谨奏明请旨。如蒙俞允，即由臣

等行知各该衙门，敬谨遵办。（第一历史

档案馆藏《录副奏折》，档号：03-5557-118）

遇上万寿庆典这样的喜事，白色对

联稍显刺眼，与喜庆和谐的气氛不协调，

殿门联，撰自翰林，进由工部，每至封印后，工部堂官率属敬谨悬挂，新春开

印，也叫封宝，就是官府把印信封存起

清宫春联的张贴时间

清宫楹联张贴的时间，与民间差不多，都选在腊月下旬。李承銜《自怡轩

楹联剩话》卷一「应制」说：「国朝官

殿门联，撰自翰林，进由工部，每至封

印后，工部堂官率属敬谨悬挂，新春开

道着定斟酌的确实具奏。」

这是挂与不挂的情形。还有提前取下春联的特殊情况。顺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年）正月初五日，年还没有过完，就将紫禁城中的门神与春联统统撤去。因为顺治皇帝不幸染上了天花，宫里在供奉痘疹娘娘，禁止民间炒豆，禁止一切娱乐活动，所以撤去了春联。但这并没有能挽救顺治皇帝，两天之后，他就驾崩了。

清宫春联内容举要

紫禁城中的春联，因数量众多，内容也异常丰富，但都是主旋律作品，一是歌颂盛世升平与当今皇上的功德，一是取过年吉祥、国泰民安之意。想要选择几副作为代表，拿出来与大家欣赏一下，也是不容易的事。思之再三，笔者选择了这副春联：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

这副对联的「著作权」，属于南朝陈后主陈叔宝。南朝灭亡后，陈后主被俘虏到隋朝长安。在一次酒席宴前，隋文帝慕陈后主文采，让他即兴赋诗一首。

陈后主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诗一首：

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太平无以报，愿上登封书。」此诗气象宏大，对隋文帝的帝业大肆吹捧，也为自己的阶下囚生活谋到了很好的保护伞。此后，不知什么缘故，陈后主的这两句诗就成为了皇宫的专用名联，历代相沿，不曾断掉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真不得不佩服陈后主的才华。

褚人获《坚瓠补集》卷五记载：

赵子昂善书，有文名，元世祖闻而召见之。子昂丰姿如玉，照映左右。世祖心异之，以为非人臣之相。使脱冠，见其头尖锐，乃曰：「不过一俊书生耳。」遂命书殿上春联，子昂题曰：「九天阊阖开宫殿。万国衣冠拜冕旒。」又命书应门春联，题曰：「日月光天德。山河壮帝居。」因出宋艺祖（宋太祖）神像命之题赞，以观其志。子昂踟躇良久，题曰：「玉带绯袍色色新。一回展卷一伤神。江南江北新疆土。曾属当年旧主人。」世祖大喜。（褚人获《坚瓠补集》卷五「题艺祖像」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，页一〇九一）

大书画家赵孟頫为元大都宫殿应门

（皇宫正门）题写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

帝居」的春联一联。赵孟頫在南宋亡国之后，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北上大都，入仕元朝，境况与陈后主北上长安相似。用此联题写元朝宫殿，既可交皇差，又可用春秋笔法为自己的北上降元找到某种安慰，可谓用心良苦。在明初朱升的《朱枫林集·翼运绩略》中，徽州儒士朱升曾题此联进献明太祖。到了永乐朝，北京城肇建完毕后，明成祖又命著名才子解缙为承天门（今天安门）前的「大明门」书写此联。（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卷一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，页一一）不过也有明白人，知道这两句诗的版权属于于亡国之君陈后主，不是什么好话。明初的一次冬至祭天，大概是受朱升进联的影响，文化不高的明太祖「御撰」圜丘联「大明日月光天德，洪武山河壮帝居」。翰林院应奉莆田人黄麟看出了其中的不妥，可又不好进言，后来他灵机一动，假装摔了一跤，故意踢倒了对联。这么庄严的场合，如此冒失的行为，自然会引起明太祖大怒。黄麟乘机奏对：「此陈后主句，天朝效之，不既羞乎？」

明太祖知道自己读书不多，倒也没多辩



清乾隆 御笔行书五言春联
故宫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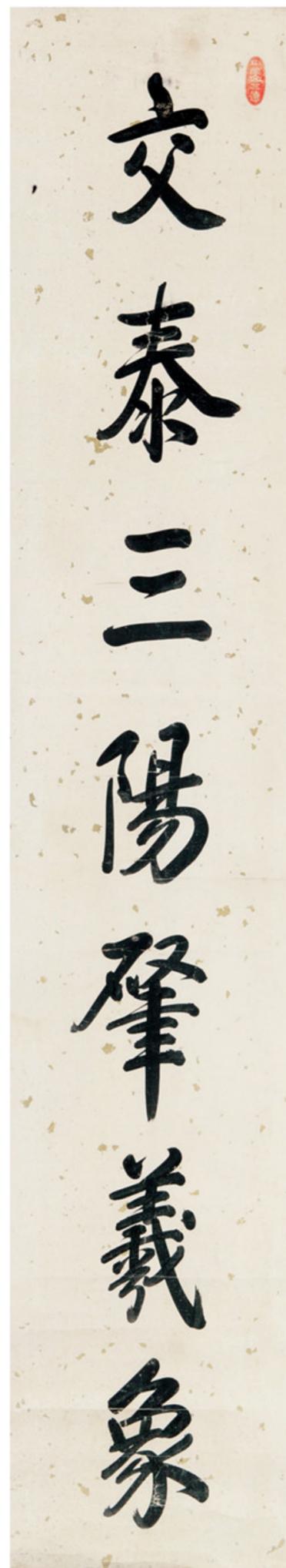
解，就势让黄麟重新撰一联语，黄麟遂口占一联曰：「乾坤一统归洪武，日月双轮照大明。」听到如此大唱赞歌的对联，明太祖当然说好。（谈迁《枣林杂俎·和集·从赘》，中华书局，二〇〇六年，页五四二）

不过到了清朝，此联就不再吃香，因为上联的「日月」两字，有为大明朝「招魂」的嫌疑。但经过几百年的普及，此联已深入人心，成了皇宫春联的代表。清代影响极大的笑话书《笑林广记》中「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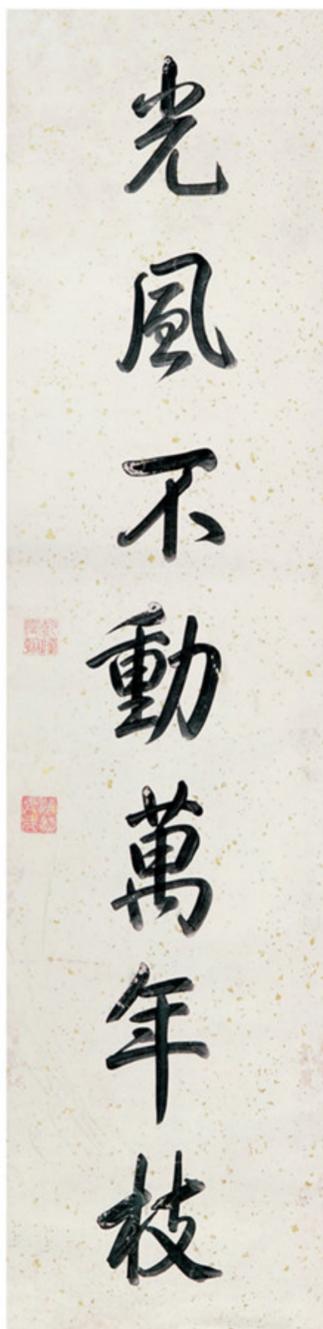
皇帝」说，一人从京师回，自夸曾见皇帝。有人问他：「皇帝门景如何？」答说：「四柱牌坊，金书『皇帝世家』。大门内匾，金书『天子第』。两边对联是：『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』」又问他：「皇帝如何装束？」回答说：「头戴玉纱帽，身穿金海青。」问者曰：「明明说谎，穿了金子打的海青，如何拜揖？」其人曰：「呸！你真是个冒失鬼，皇帝肯与那个作揖的？」（游戏主人《笑林广记》

卷十二「谬误部」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，页二七一）连民间通行的笑话书都知道皇帝家大门两边的对联是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」，可见此副对联的影响力。

清宫春联，多是颂扬之作，主题正确，却未必能发人深省。翰林们奉命撰写春联时，顾虑重重，生怕在文字方面有闪失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此种心态下，撰写出的春联自然也就四平



清乾隆 御笔行书七言春联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乾隆 御笔行书七言春联
故宫博物院藏

八稳，不能说不好，但绝对称不上优秀。现实世界受阻，他们的棱角便向「神鬼妖狐」的世界延伸。借神鬼之口，说出自己的心声。就借一副描写冥界皇宫的春联来结尾吧。这副联出自明人周暉的《金陵琐事》卷四：「友人谈阴司数十事，大都非病人昏乱之语，则傅会之说，皆不足信。独阎君殿春联云：『是是非非地，明明白白天。』此十字，非常人思虑所能及。」（周暉《金陵琐事》卷四，南京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，页一四九）这副联形式虽然直白，内涵却很深刻，这也正是费工耗料、装饰考究的清官春联所缺乏的。